

清流

17

文學亮麗人生



ALIRAN JERNIH • 1-2-1994 • KDNPP6767/1/94 • RM2.00

晨运

■ 驼铃

出门时
仍是当年的天空
黑暗中
包藏着一点儿火红

热闹的光景早已不再
只是没想到昨天
连这运动的创导者
也对我挥手
道拜拜

不是都说
为了健康
为了幸福生活的保障
我们必须坚持
必须忍耐

说得到做不到



一切等于零
如今
尽管只得一人
我仍然踽踽而行

哦，那只曾经
吠过我们的小黑狗
居然跟上来
到底是为了表示忏悔
还是为了表示尊敬

然而，一个转头
却不见了踪影
也罢
它原就来自
蒙昧无知的一群

且到村前榕树林
看看听听
喜鹊和太阳鸟的
欢跃与争鸣

雪中送稿 尤见真情



■ 岳衡

感谢韦肇先生对本刊的期望与指点（见本期专论《文学团体与出版物》一文），有关韦先生提出的多项建设性意见，本刊同人将会考虑采纳。

韦肇先生对本刊特别关注，经常“顾而问之”，是其中一位“名副其实”的编辑顾问。他在优游林下之余，仍然不忘为《清流》打气，“雪中送稿”，尤见真情！

本刊向来欢迎老、中、青三代作者共同耕耘，除了默默进行保温，也志在培育文坛新人；可惜，许多文坛新秀和中学生，可能基于本刊的纯文学格调过高，一路来投稿未见踊跃。

为了进一步鼓励青年与中学生写作，本刊从下期起，特辟《文学蓓蕾》新专栏，希望各地中学生能够热爱写作，踊跃投稿，以期将来成为马华文坛的接班人！

· 目录

· 封面 “援”（摄影）	* 符国建	
· 封二 晨运	* 驼 铃	
· 编辑手札 雪中送稿 尤见真情	* 岳 衡	1
· 专论 文学团体与出版刊物	* 韦 肇	4
· 散文 刻碑者	* 一 介	8
西湖抒情	* 秦 林	10
留一屋的寂寞（外一章）	* 木 蝶	12
逃课记	* 卷帘客	14
期望依旧存在	* 君 绍	17
啄瓜果的野鸟	* 邓长权	18
消失的岁月	* 李 龙	20

目录·

叛	* 心	水	21
等待黎明	* 琪	贤	24
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 依	诗	26
一份多采的期刊	* 世	平	29
• 诗歌			
车过玻璃市大芭	* 王	涛	31
早晨组诗	* 碧	贤	33
打喷嚏	* 一	下	36
五首小诗	* 薛	晶	38
湖畔	* 一	萍	40
• 小说			
时代步伐两代人	* 章	钦	41
错爱	* 许	心	46
雨、落自上古	* 雅	波	50
闯关	* 金	贝	54
世道	* 田	流	62
• 书栏			
新书介绍			66

文学团体与出版刊物



■ 韦 晕

接到「清流」第15期，使我颇有点憬然之感。一种刊物，尤其是冷门的文学杂志能够维持到五年之久，不能不使人惊奇。据本人所知，在新马只有蕉风出版社出版的纯文学月刊，自一九五五年创刊，到几年前才改为双月刊，一直依时出版，至最近看到的457期，真是空前。但蕉风双月刊拥有自己的印刷所——马来亚出版有限公司。马来亚出版有限公司以出版华文中小学课本为主要业务。它所生产的学校课本，利润丰厚，对它的子公司出版的文学刊物负每年亏损，需予以补贴，但亦如九牛去一毛，无伤大雅。

「清流」双月刊是由吡叻文艺研究会出版的。吡叻文艺研究会成立于六十年代，曾举办过多次文艺比赛，出版过文艺刊物，由於缺少固定的经济力量支持，刊物出版后又缺少有推广力量的发行机构将刊物推销出去，所以出版的刊物，寿命难维持长久。

从宏观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旧的社会道德崩溃了，新的社会道德还没建立起来。文学的主要任务。1.是负有重建社会道德，充当一种情感与理智的填补剂；2.是为读者提供娱乐因素。战后的现实社会人士一般上，即使还阅读文学作品，总是倾向於文学的第二项的娱乐因素的居多。

因为文学的首位充当情感与理智的填补剂的因素，多少使文学作品蒙上灰暗色调，不如文学第2种为读者提供娱乐效果那样能使人兴奋和直接感受。因此削弱文学的力量。向来以文学、艺术发达显著的法兰西，战后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金，而拒绝接受的存在主义文学大师沙特，写出「自由之路」后，便停止了小说创作原因是认为小说（文学）和现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与其用小说（文学）来投入，不如干脆投入实际的活动（例如政治活动）。小说（文学）的宣传效用，显然还比不上诉诸大众的戏剧及和盘托出的论文。

文学的兴衰，是跟着时代跑的，以中国为例，在辛亥革命前后，文学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在小说方面，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这是极端强调文学功用的一面，

而邹容的一本创作小说「革命军」则实践了梁启超的理论。不过时代进步了，则文学正面的功用冲淡，而倾向到负面的功用一消闲与娱乐了。这大约是鲁迅所说的「帮闲文学」。

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昇平时期，中国文学被社会人士重视了。当时标榜「为人生而文学」的文学研究会主将傅东华就曾说过「文学可为而实不可为」这句令人感慨万分的话。但揆诸事实，我们不能不认同这句话的真理。

与文学研究会持同文学主张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人，在创造社开始文学生涯之前，在日本已开始了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直到一九二一年七月，郭沫若回中国，才与上海泰东书局商议出版文艺杂志事，几经困难，才在一九二二年八月诞生了「创作季刊」。「创作季刊」第二期，改由郭沫若主编。第三、第四期由成仿吾主编。出版第二卷第二期后停刊，共出六期。

文学研究会则有规模宏大、资本雄厚、设备周全，而发行网广博

的出版机构，替他们作为大本营的「小说月报」出版到一个长久时期，语丝半月刊则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出版，瓔珞社等人的前卫派作品，如果没有现代书局替他们出版现代月刊和第三种人杜衡、施蛰存、叶灵风、穆时英、刘呐鸥、戴望舒等人的专集，则近代中国文学史应该重写了。

以新马新文学运动过程的短促，新马文艺工作者的流动性极大，在四、五十年代，殖民地政治和新兴的多元民族政治互为交替时期，马华文艺工作者星散的社会中，重组过去那种马华文艺工作网已不容易。

根据「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展」史料总叙述，在谈到1963-1965马来西亚成立之初期到新马分治时期，有这末几句：

「由于政局影响，一九二三年，是这个时期最沉滞的一年，许多刊物相继停刊。一九六四年开始，文艺状况稍有改观，其表现主要在这两方面：一、新的文艺刊物先后创刊；二、书籍出版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在这之前后，新马出版的文艺及文艺性浓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但寿命均不长，只有新加坡的「天方周报」和「蜜蜂」两种维持得较长久。

「清流」创刊时，是八十年代末期，新马文学的反殖反黄时代早已过去。这样一来，马华的文学思想就小得多了。读者只着眼在刊物的娱乐性方面，而纯正文学的娱乐成分则追不上戏剧、电视那样激进和动人。香港的资深作家刘以鬯，意大利的名作家英洛维亚都慨叹着小说（文学）是一种「黄昏事业」不为无因。

在「清流」第15期。读到主编郑可达先生的「临别赠言」里有这末几句：「负责『清流』编务的一群人，都是义务的，不但如此，我们常常还要自掏腰包。……」

这一点不错，从创刊起「清流」过去的几位主编先生，莫不如此。他们联络各地的文友，如中国的软鸿、杜运燮，日本的山本哲也，香港的东瑞，新加坡的林琼等等，无远弗届。他们也经常接受文友的献议改进刊物的版面，充实刊物内容。

在长期亏本中，坚持继续出版，诚如郑先生所说：「不要问它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它做什么。」

在文艺退潮期间，「清流」的幕前，幕后的主持人那种「只问耕耘，不计收获」的精神，值得我们万分敬佩。不过，时势比人强。以有限的出版资金，无法填补刊物长期亏损的漏洞。以台湾出版的「文学季刊」、「文学双月刊」为例，出版者和编辑人都是第一流作家，但销路一直打不开，总经销处更换了若干次，结果还是先后停止出版。台湾是读书风气极盛的地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地区？

郑先生在「编辑手札」里最后有这么两句：

「但我们仍然坚持着。

希望你们也是如此。」

语重心长，我也追随着郑先生这样为「清流」祝福。不过在另一方面，则我们要正视现实。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依我个人见解，要使「清流」能够继续出版下去，则有下列几条

路可跑：

1. 仿照「广州文艺」方式，每期请若干名赞助人士赞助出版用费。
2. 找一间有推广刊物销售力量的出版机构、与其挂钩，藉以推广刊物的销路。
3. 採用宗教团体出版宣教手册方式，印刷费由信徒奉献刊物出版后，免费赠阅或低价出售与会员或爱好文学的非会员，这可以弥补损失。
4. 与国中或独中的华文学会挂钩，请会中一人为刊物代理，向同学招收定户或零售予同学。
5. 会员替亲友订阅，或转送予非定户之爱好文学亲友。
6. 仿照星洲出版的文学刊物，在周年紀念时，向大众广收贺礼，以資弥补所費。

刻碑者

■ 一介

闹中带静的公路，有一条小径伸出，两旁放着好些红冬冬的拿督公神龕和陶制盆盆瓮瓮。再深入一点，大大小小的石板石碑出现了。三两个人影，夹杂在石板之间，缄默的从事一门古老的手艺，时光仿佛倒流回湮远的农业社会，叫人忘记了公路上喧嚣的车辆……

应该有几十年了，这个墓碑作坊，坐落于市郊一角，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默默的生存，默默的继承那濒临失传的手工艺。

是一对父亲和一个年轻的印籍工友在操作。父亲是掌柜的，年纪已经六十开外，矮矮胖胖的潮州汉子，朴素随和得很；刻碑技术到家，写得一手好字，洽商生意的事，也由他负责。儿子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也是矮胖得很，跟随乃父学艺，该有十多年岁月了吧，刻碑的技艺早就全面掌握啦。老人还有其他的孩子，但“克绍箕裘”的就只得这一位。

雕刻墓碑是华族传统手工艺，怎么用起外籍伙计呢？原来，市场景气得很，工人对工作相当挑剔，一窝蜂拥向“有前途”的行业，咖啡店、杂货店、脚车店等都难于找到新的从业员，刻碑是七十二行以外的一行，当然更后继无人了，好在有友族来应征，加上时代进步，许多工序都已机械

化，印族工友，在已描好字迹条纹的石板上，手持电动凿子，依样画葫芦，也能中规中矩，刻出维妙维肖的汉字。

生老病死中的“死”，是高官巨贾、贩夫走卒都逃不了的最后归宿，而刻碑行业又是冷门中的冷门，所以这间作坊拥有坚稳的生存基础，虽然不是每一天，但每星期每个月，总有需要它提供服务的顾客摸上门来，订制各类墓碑。

几十年来，有多少死者的家属登门订制这项人生最后的需求品？一道一道刻好的墓碑，全都已树立在“土馒头”前面了，付出的精力和汗水有多少？假如死者是“福寿全归”，顾客的心情还不会过份悲伤，但世间尽多“白头人送青头人”的惨痛事，怎不令这一原就带有伤感性质的行业，更增添悲哀的气氛。

石板一堆一堆的，大块小块，外行人怎说得出名堂来呢，颜色、价格也各异。石粉飞扬，机声轧轧，佝偻着身躯，戴上口罩，刻碑者凭着精湛的手艺，换来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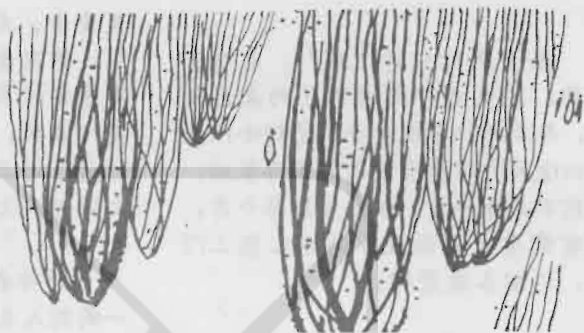
星期日或公共假期，作坊休假，父子两人却不能照章停工啊！他们可能在墓场，穿梭于“碑林”之间，寻找某座新坟，要把刻好的墓碑装置妥当。或者驱车到停放骨灰的庙宇，为死者安装瓷灵牌。如果顾客有选定时辰，那么不管凄风苦雨或炎阳高照，都得费其余勇上阵。有时为了赶工，夜晚八九点，还在磷火明灭，犬吠狺狺的坟场操劳……

刻碑者，紧执手中的凿子，为一阕阕人生的乐章，凿出休止符。

12-12-1993



西湖抒情



■ 秦林（新加坡）

(一)

在我们两人之间，横亘着一片宁静，一片寂寞。你看，在那辽阔无际的罅隙，一行行屏障已然树起。

冬末抖峭，雁过无声，难道不能用笛声去填补这无穷的思会之情？

(二)

烟火漫漫，湖水粼粼，一切的思恩怨怨都过去了。历史，是我们脚下走出的一条路；路，奔向田野，奔向河岸，奔向宽广的天地。

金属碰撞的声音沉寂了，只有留下绿浪的音符；河床上传出的微声，不再是你的轻喟，而是你美妙的呼吸，起落有致。

(三)

我能不能用双手轻抚你的脸颊，那么柔滑的皮肤，令人遐思。

吴王已逝，黑夜走过去了。

我曾经觉得，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个个弱女子的名字写进历史里，为民族，为庶民做出了个人最大的贡献。

再次回首返顾自己走过的路，一个个足迹都积理在尘埃里。

忧思的路，是从日出走到日落。

你的纤长嫩白的手臂，是让孤独的心在星光灿烂的夜晚，走过弥漫湿润芳草气息的林间小路。

④

对你来说，天地太小了，真正的男子汉也太少太少了。

一般妇女，只能把自己的语言藏在小脚和婆媳之间。

一般男人，悠哉闲哉的抽大烟，国家事管他娘。

六君子啊六君子，堂堂大国真正的男子汉还不足一打！

今天我看见，你这坚强的女性，在西湖边默默伫立，默默凝望，默默思念。

你就像雨后的彩虹，令我看呆了。

你的眼里不再有愤怒，而是那么柔情，贴近地与杨柳细诉胸中的大计；你想要让大地到处充满生机。那一缕血红的余晖以及曾经发威的乌云，都突然容颜苍白凄楚的畏缩在大地的一角。

让我默默的伫位在你的身旁，忘了刚才的一幕——

躲在树后的年青女子，蓦然闪到你的后边，要义务陪游西湖，她轻柔细语。

这世界上有免费的吗？这葫芦里卖什么膏药？

当你想起了是先辈们的鲜血才换来一湖绿水，你的咽喉似被谁的手扼着。

这忘恩的悲痛，并不能击倒你对秋瑾的倾慕。

⑤

秋风秋雨不再愁煞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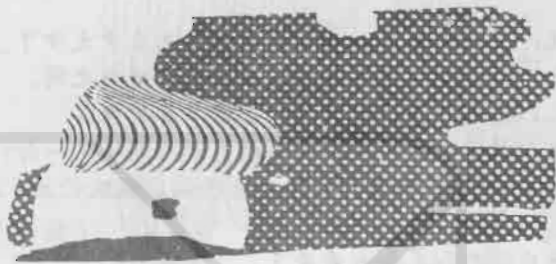
青山有幸埋忠骨；铸铁也必为保家卫国而用。

现在我明白了，这辽阔的湖水就像个人宽广的心胸，不再为昨日个人的恩怨流下毫无意义的泪水。这一湖的水，就像一颗平静的心，娓娓细诉过去的历史。

在现代和过去之间，即使雁过无声，那超越永恒的情思，也会在遥远的心空飘荡。

留一屋的寂寞 (外一章)

■ 木蝶



四十年以后，如果我象父亲如此寂寞，我宁愿送出这四十年，也无须辛辛苦苦白走这四十年岁月。

母亲在世时，家里有多热闹；而目前，就只有父亲寂寞寂寞的与小林守着一屋的悲哀。如果生儿育女之后，陪伴自己的还是寂寞，那么人生何须多走这一趟。

假期回家，大姐来电说她去“问米”，母亲要求清明节时把她的坟墓锄高锄圆，她希望他日一家大小能和气团圆，我听后悄然落泪了。母亲！能吗？我想，老家依旧，只是人事已非了。

老家是整卅年的房屋了，厨房的三个后门是从没上锁的，家中只剩下老爸与小林，近来又频频有小偷，为了安全起见，我封了一个门，然后买了两把锁头，把门锁上了。就这样，锁住了这门卅年来的自由，也为老爸的寂寞加锁了。

锁头给人的感觉最悲哀，常常因为战胜了人类的信心而得意。

感觉上老家象一把锁头，而什么能代表锁匙，为老家开出另一个团圆的局面呢？母亲？儿女？还是父亲本身？我不知道。

邦咯岛的诗

——《渔人的晚餐》



从培仁手中接过《渔人的晚餐》，很想即刻就翻阅，然而却想到这本诗集，应该留在渡轮上慢慢的看才更有味道，所以对这本书的感觉，就在渡轮上产生。

我这样告诉邦咯岛的朋友，进宽的这本《渔人的晚餐》是属于邦咯岛的诗。作者的种种感受，何尝不是岛上青年的心境。

吴岸说的没错，进宽的诗是取自生活的题材和源自生活。如果你不是沿海的人，你怎样了解渔民的无奈，又怎么会知道岛上青年的徬徨？

从进宽离开渔村又回到渔村，重学父亲黝黑的手掌抓着轻轻的网签，网中的无奈，我想只有他自己能明白。

而补着破网的进宽，你是否也会有一个为你写诗的孩子？

如果你是一尾已经疲倦的鱼，期待你趁暗流卷来的刹那（这本诗集的出版），来一个从容的绝美的翻身。

逃课记



■ 卷帘客

这是一个教导如何与人相处的课程，这样一个课程，对我来说应该是十分恰当及需要的，因为我在社交方面总是拿零分。

他们都说这为期十天的课程将会是充满欢笑，让人乐不思蜀，我自闭已久的心灵，不禁有点向往。当亲身经历后，才发觉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

一同上课的，有廿余人。他们一口流利的英语，让我有点自卑。他们翻了翻我怀中的“天龙八部”，然后笑笑说：“一半以上的字我看不懂！”那种笑，有点自豪有点骄傲。（为什么不懂母语可以骄傲？我真不懂。）他们在几天内，尝遍了附近餐馆的名菜，走遍了这一带的购物中心，大包小包的抱了回来。他们说GUCCI、BONIA、LEVI'S和YSL，我一句话也搭不上。

讲师在台上讲种种与人相处的窍门，还要一个个上台去表演。这种学习方法，我只觉得说不出的别扭。有时候，觉得他是在教导如何将最好的面具戴上与人相处。

在第十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早上，正对着镜子使劲的刷牙时，忽然“逃课”的念头在脑海匆匆闪过；梳洗完毕后，我下定决心做一天的“逃兵”。

人家说人不痴狂枉少年，我的痴狂，似乎来得比较迟，在做了十多年的好学生后，发觉自己愈发痴狂。

摇了个电话去请了一天病假（以衰弱无力的语气！），就跳上北上列车，让它把我带到新国的边境，我这个“逃兵”忽然想看看属于自己的国土！展示了护照及证件后，就踏上370号的巴士往半岛奔去。蓝蓝的天蓝蓝的海，伴我心中难掩的喜悦和初次逃课的忐忑不安。

不到五分钟，巴士就停下了。跳下巴士踏在自己的国土上，欣喜得步伐也轻快了。新山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还是第一次到这里。随着人群走，想来他们应该是朝繁忙的市中心去吧！

路旁的五脚基上摆卖各种杂物和报纸，一眼瞥见“南洋商报”四个大字，竟高兴得笑了出来，三两

步跑了过去翻看。大胡子的印裔报贩走了过来，问：“Nanyang？”

“Ya, Ya!”掏出钱币来把这份喜悦买下带走。

转入一条车辆络绎不绝的大马路，我又像从前那样在车辆间穿梭跑着越过马路，一种久违了的活泼自在又重回到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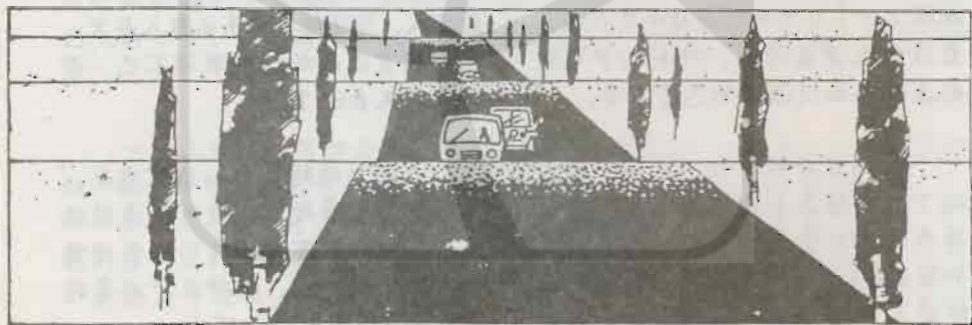
不远处有一幢宏大雄伟风格不俗的建筑物，走近一看，原来是万隆购物中心。推开玻璃门，就看见一大串巨型的Ketupat，还有身着传统服饰的假模特儿，含蓄可人的笑脸迎人。悠扬的马来乐曲飘入耳里，像久别重逢般的让我激动不已。开斋节的福音近了！

在偌大的购物中心信步漫走，看看货品看看行人，听听久违的话语。二时许，突然响起的回教徒祷告声吓了我一跳。这种庄严洪亮的声音今天听来也亲切不已。

走出了购物中心，又在街头溜达了好一会。看看时候也不早了，才回到海关处。在那儿，一辆辆工厂巴士排成的长龙正缓缓地移动，

许多身着制服的工厂女工嘻哈笑闹的匆匆跑过，又跳上巴士，然后巴士又往长堤开去。想来她们是到新加坡林林总总的工厂值夜班吧！

看着四周年轻的脸孔，一辆辆等待开往邻国的工厂巴士，我不禁轻声长叹。为什么我们都毫不犹豫的涌向邻国呢？我们的劳力，我们的智慧，为何不贡献给祖国？唉！



期望依旧存在

—狮城笔记



■ 君绍（新加坡）

多少年来东奔西走，象征人物扬鞭飞蹄。时势逼人，难免不心慌意乱。大好的自然风光，找不到片刻闲暇去换取，更无福享受。

人的毛病在短视：已拥有的不会珍惜。一旦失去，才来痛悔。世上事物，包括缘份、福份，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一向律已待人，常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前头。但换来的回报，十、九是伤心与绝望。

现在，听到“天天想你”再亦不会动心；而任凭千、百次的“从今以后，我是我，你是你”的绝情歌，我亦不在意。

时势变，一切皆变。你若纯真，反惹不安与难过。不过，依旧在盼望，要找到最晶莹的爱心。

九二·八·十一

啄茄果的野鸟

■ 邓长权

我的园里，每当栽种的番茄成熟时，果儿红冬冬的，十分可爱，令人垂涎欲滴。但是，被诱惑的，不是人类，而是一些禽兽。

我每次栽种番茄，都要遭受它们破坏多少。

从茄果被啄成一个如星子般的破洞断定，是野鸟所为！

最近，我的园里又栽种番茄。

番茄成熟了。

我又发现茄果被野鸟破坏了。

我感到很生气。

我下定决心要侦察，是那一种鸟儿的杰作？然后，要大声呼喝吓吓它！

今天清晨，天尚朦胧，蓦然发现一团黑影，由林间投落茄园。我马上

蹑手蹑足，小心翼翼，趋近茂密的茄树背后跟踪它。我很好奇地想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模样，它怎样破坏我的农作？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是一种体态形状如乌鸦，惟黑色的羽毛带些鲜红色的野鸟，它正在啄食我的茄果！它正在啄食我的茄果！

我正想如何处置它。兀地，我发现它轻盈的双足，向前跳几跳，嘴儿在泥地上啄呀啄。我看清楚了，它在泥土中啄起了一只的害虫……

啊，这可恨的家伙，虽然破坏农作，却也助人捕捉害虫呢！

一时之间，我迷惘了，不知对它是爱还是恨？。



消失的岁月

■ 李龙（新加坡）

回到昔时的甘榜地带，听不到木板课室里的朗朗读书声。

楼很高，但寻不出旧时的路，看不到褐黄的亚答屋。

我撇着气，走在花园的道路上，寻找遗失了的传统的轨迹。

挂红的九重葛，告诉我已不是鸡冠花开放的岁月了。

约束起的情愫，似乎悬得那么高远，又似乎围绕在身边。

热烘烘的太阳下，只有些少的人，怀着深深的眷恋。

也许没有人再说“时代的巨轮在前进”的老掉牙的话，而我再也没有顺着原路走回。

漫长的，寂寞的，吹着时光泡泡的道路上，我依恋着什么？期待着什么？试图抓住点什么？只有现实的今天才能告诉我答案。



叛

■ 心水(澳洲)

几年前，李森夫妇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儿女，从曼谷移民到墨尔本；在开放的西方社会里成长，李琦姐弟对于保守的父母很不以为然。尤其是李琦，每次出门，妈妈总像法官似的审问她，和什么人去？到那儿？做什么？几点钟要回来啦？如果迟回一两个小时，又必再从新受审，母女间因此渐渐有了隔膜。

李太对于十八岁的女儿越来越不放心，几次建议再搬回泰国，可是没人赞成。她看不惯那些洋人在火车站，停车场当众拥吻搂抱，想到女儿单身出去，一颗心难免忐忑。周末假期的舞会特别多，总不能禁止女儿参加，这些苦恼使她精神变得衰弱。

李琦也不开心，她的朋友们在舞会上欢天喜地，她却要常常看手表，恐怕过了钟，又得向妈妈告解似的详细说因由，好累好累的感受时时袭上心头。问过朋友，她们说习惯成自然，还教她怎样改变妈妈的方法。

会考顺利过关，庆祝毕业的狂欢舞会在海滩近处的夜总会举行，出门前李太问女儿：

“别太夜啊！几点钟回家？我和你爸爸去接你好吗？”

“妈！我都要上大学了，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我真的不知几时才散会。”李琦匆匆走出门，转头说：“我们今夜有几个派对，别了，拜拜！”明知说了也是白说，每次回家，妈妈必定在门还没推动时急急拉开才回睡房，她常常为此而生气，又无法改变妈妈。

李太以为最迟十二点门会有锁匙声，可是子夜早过，她望着壁钟，到凌晨一点半，再忍不住进房推醒丈夫。李森梦中被吵醒，问明原因，除了安慰太太外，不免也担心起来。李太要报警，又要到夜总会找，李森不为所动，报警至少要天亮后，去找更无从着手，又不晓得在那个地方？李森泡了两杯咖啡，陪太太等待。李太唉声叹气说：

“女大不中留，还是早点找个婆家，免我提心吊胆。”

“什么时代了？最多还不是像你一样，生米成饭再嫁吧。何必老担心？”

“我是怕到时别人不认账，吃亏的是我们阿琦。”

“哈！幸好我认账，不然你……”

“还讲！要不是你，就不会生阿琦，我免去许多烦恼呢！”李太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潮，婚前浪漫激情，也不知如何抗拒的就糊涂任由他摆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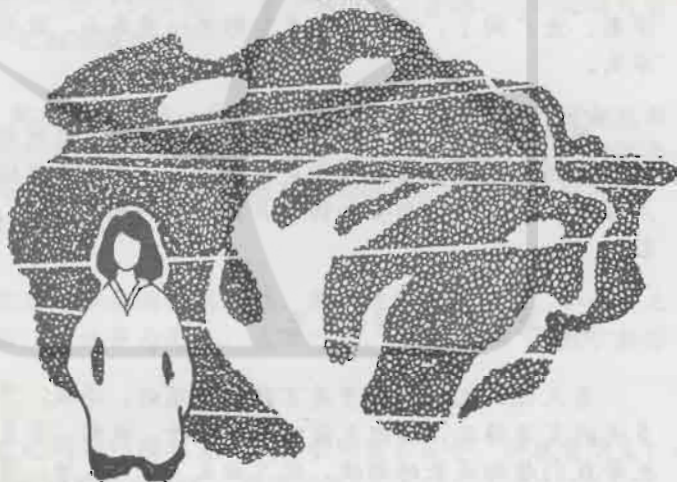
李琦要走，同学们仿佛都先约定，没人肯送她。舞会在凌晨三时结束，一大班人余兴未尽的涌到海滩，对着繁星、聆听海韵，唱歌说笑，编织美丽的梦境。醉倒的几位男生就睡于沙上，有的涉水弄潮，微曦初露时，大家观赏了日出美景始开心的赋归。

回到家已经是翌日清早七时，一班男女同学拥着李琦入屋，李森夫妇在他们七嘴八舌的解释里，措手不及的给这班年青人把怒气及一夜的惊心全驱散了。李太拉着女儿进房间：“真的吗？没有乱来？”

“真的啊！你想到那里去了？”

李太想起自己当年，红着脸堆起笑容。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一日墨尔本。



等待黎明

■ 琪贤



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懂得如何去诠释什么是生活。发觉生活的层面太深奥、太广阔了，犹如海阔天空的另一座高山，依然望不到高峰，看不及尽头。

偶尔一个人，走在大都市的人潮往来中，突然好想停下脚步，展读过客留下的足迹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但，每一次当极力想回首，想伫立在人潮中，却被过客匆忙的脚步声，惊起内里的心悸，不敢留步，更不敢停驻。

已经疲惫了，这样的日子。

有人说，生活的脚步是不能够停顿的，停顿，乃步向坟墓也。经过了多次的生活挣扎，面临无数的生活挫折，恍然，岁月在带走一切的同时，也带我们趋向成长的领域，学习独立、学习生活，学习参与社会，也学习在这个社会中，体验生命的真谛。

或许是吧！人生原充满了许多不平，许多缺憾，只要你潜心去包容并体谅，这个缺憾，理应也是另一种美。

不否认在这段走过的日子，曾在午夜梦回，泪流满腮。望着曾经陌生的一道墙，多少个日子流逝后，竟成了自己栖息的安乐园，怎不教人百思而不解。

偶尔在生活中遭遇的不如意，回到栖息之所，却不见自己心爱的亲人。

心中莫名浮起一股落寞，仿似人去楼空的落寞，在肌肤的边缘蔓延、蔓延……

想起家乡，感叹游子的无奈。天边的白云，不晓得会否暗笑我多情？

半年的时间，一转眼只得待回首。而今，偶然午夜梦回，乍听远处的火车笛声，车轮在轨道上飞奔、飞奔，由南上北，是一列驰奔故乡的列车，我的心不禁又抽搐，一阵一个感觉，一抽一滴泪水，爸妈，您们过得可好？可曾也在这一刻，忆起都城的我？

作出的抉择，就是这般奇妙。只为圆满心中的夙愿，就这样背起包袱，挥一挥手，踏入另一片土地。从来没有考虑到别后的感受，亲人的不舍。时间带来的，始终是一个印证，印证我情感的流露，欠缺理性的控制。往往，泪水像缺了堤，汹涌而出。

独守寒月夜夜思，举杯消愁愁更愁，都城的梦太符实际，令我好几次踏上无奈的不归路。纵使事与愿违，这里的月，这里的雨，依然宁静得可爱。

我想，得与失之间的一线之差，我不会刻意去在乎。拥抱着明天，憧憬着未来，我依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耀你我。

稿于九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二时都城

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 依诗

牵动着重复的情绪，告诉自己，再如何的欺骗自己，也埋葬不了延续的思想。

也许，故事都是在心坎里跳跃而成的，在这两个月以来，蓦然觉得，自己竟漂流在这陌生的短短两个月。踩过的岁月，留下的脚印，而我竟然还说陌生？？单纯的波烈躲到何处？难道开启心灵锁链的锁匙也会与我玩把戏？

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朴素的生活，一向是我所热爱的。但是，就有那么多事物是不公平的。当被不公平对待时，个中滋味，满是苦辣。人，始终逃避不了现实。曾经想握着这两个月的岁月而逃避真相，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惟有自我安慰——“面对现实，就是进取。”

同学晶宝曾经告诉我：“不要听那些人说什么，只要求平平淡淡的过完了一生就算了，平平淡淡，一点上进心也不要。听了之后，觉得颇有道理。但是，平淡有其负面却也有其正面，当我又重复着矛盾的感觉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过去的一切将成为永恒将成为历史，而我一路走来都读着我的历史，也向来满足于曾经拥有的一切。然而，坦然面对问题时，其实我已失去太多的。在青绿的日子里，真的分析不出怎样才算多才算少。仅知竹篱笆外的世界，还有很多阳光，它依然会照到我身上的。它永远是那么大方、公平的给予。

每一层次的成长，都雕塑另一种结局。很多事都是在不公平中茁壮耸立的。既然赶不完一场漂漂亮亮的战，但只要我还有勇气尝试，即使不漂亮也不会完整的。人生是一幅画，色彩淡些也一样是美丽的人生，也一样引起人们的艳羡。

我的要求其实并不高，适可而止。也不会刻意的去追求完美。从不敢奢想到达这境界，世上绝对没有完美的一件事，除非那是一个幻梦。对梦想我们都憧憬得很完美，可惜梦永远都是透明玻璃，一醒来，它已经破了。既然无法完全实现，那就别种植那么多欲望。顶上是天空，脚下是陆地，既不能遨游白云，能脚跨道路也不错啊！

禁锢于狭隘的世界，每个呼唤并不一定会有回音。并不是每一个国土都拥有四季之分。

这一点点的收获你也会那么容易满足？在我耳边无时无刻都回荡着重复着这句话。要求得太高太大，伤得越重越痛。

谱上音符的诗词，有它一定的风格，也鸣出高低不平的音色。岁月流出了复杂景象，镶出的也是有得有失呀！

平淡也有平淡的真实，那是悠然悠闲的。平淡给予宁静，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也附加了一点点幽香芬芳。所以，现在我不会将平淡的生活卷起，但我还是开着进取的心扉，总不能让自己的故事就这么草草的圈上个

句号。我还是需要那一点点来点缀，浩浩的天际，我想我也会拥有一点点的，而且一路走来我都在强调平淡并不是黯淡。

不休，你争我夺，这会激起上进心？我想是吧！很多名人都是这样站出来的。可是我们又怎知困扰已逐渐往他们身上挂，欢笑已悄悄的遗落。这就是多姿多采？当得到某些满足时，肯定的定有一些会失落，要的太多失去也更多。

人生本来是很现实的，在社会的洪涛中，若强硬的往里头钻，将会焦头烂额。所以，何不顺着河水，只要不随波逐流，朝着既定方向迈前，走过历史长街。

我依然是我，不想在得到某样东西后，而失去自我。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一分多采的期刊



■ 世平

××：

自美罗锦源书报社匆匆握别后，眨眼间已四个月了。念时光之易逝，悲事业的无成，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痛心疾首。

经常在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及一些杂志拜读你的大作，很是钦佩。像你对文艺表现得那么积极和热衷，在昔日的同学中，恐怕只有你一位。先前温任平兄还为某些报章杂志写点特稿（评论），刻下似已完全封笔，大概是忙于命理学，一时透不过气来把玩文字吧！

记得上次晤面时，你曾和我提到“清流”双月刊的一些琐碎事。据我所知，《清流》的编委们处事稳健，颇有干劲，加上不畏挫折和有着刻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把这个纯文艺刊物办得中规中矩、广受欢迎（作品多由国内外的名家提供，举凡小说、散文、新诗、杂文等，每期都保持一定的水准）。最近除增强“阵容”外，在编排方面有很大的改革，可惜手法不见得有所创新，乃沿袭过去一个时期《蕉风》及《学报》的风格罢了。

阁下才思敏捷、学识过人，对事理的分析，素来有独到的见解。既然你挺关心《清流》的进展，那我倒想洗耳恭听你的训示。

前些时由报端得悉你曾参与马华写作人协会组团赴神州游历，真是羡慕我也！“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相信此行必有很大的收获。来函不妨顺笔为我报导一些身历其境的旅途趣闻和个中“奥妙”。 顺颂
文祺

世平
×月×日

编者按：《蕉风》有《蕉风》的风格，而《清流》也有《清流》的格调，既无沿袭之风，更不敢掠人之美，谨此声明，以免议论。



走过玻璃市大蕉芭

■ 王涛

之一：

是哪个画家不小心弄翻了
一大片绿如海
好大的海洋

之二：

像兵士挥举
千万万支尖锐的刀剑
风涛里闪烁着冷冷的青光

之三：

我看到少女陶醉在甜言蜜语中
我听见失恋汉子在深夜搅咖啡

之四：

做人啊
生活嘛
阿公说：倒吃甘蔗吧

之五：

围篱内有很多驾推泥机在等待
木屋旁有好多巴冷刀在冷笑

之六：

我梦到环保份子的欢呼
我听到节节挣扎的呐喊

之七：

有一群野鸟疾飞而过
回首
你看到吗？
有人在暮色里燃烟
在滚滚尘沙中隐隐约约



早晨组诗

■ 碧枝

朝霞

捻熄了星火
醒的天空
开始妆抹腮红
由淡而浓
由浓而淡

牵牛花

没有依附的篱芭
荒野 草地一样可以安家
生命呵也不过是
吹一管喇叭
今日的凋零会有明朝的
来生去延续
我已崇信了自然
惯以淡泊的紫
留诗
鸟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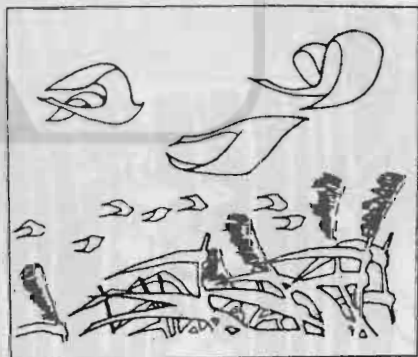
你自然流露的乡音
句句让我童少的竹笛

敲开黎明的窗口
你婉转的啼唤是珍珠
串串自林梢
滚 滚 滚
落 落 落
滚 滚 滚
落 落 落
滚 滚 滚
落 落 落
我密密的心思是竹箩
日日守候
守候在啼鸣的窗口

晨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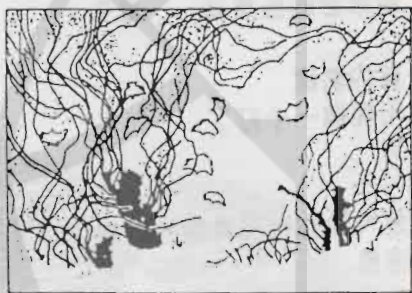
尘埃未扬
我已穿过晓露晶莹
黄莺啼哭的小树林
走向 一片野地

群禽展翼的天空
我独自裹足 深思
任燕子在我头上掠剪阳光
听田鹌的尾羽端
一步一拍地 咯咯咯说
昨日 又一个草窝
无端被人焚毁
终于了悟



每一个生命
都有其无奈和一些 苍凉
任季节无语
有黄叶纷纷从眉梢滑落
而我坦然走去 只是
生活为何
不能是陶泥一把
由我雕塑由我着色

(稿於12-10-93夜)



打喷嚏

■ 一下

听说打喷嚏是
有人
用思念的丝撩动 鼻孔

我的喷嚏
无端端一个打了
又
一个
是气候的转变鼻腔的敏感
还是
这黄昏雨的骤来突然
令 温柔了起来
想起了我静静
让思绪漫天飞舞

是吗？

如果是的

打吧 阿七

打到伤风

打成感冒吧

而在妳脸上

我爱轻采的 小水蓓

是否也打了个

阿七

轻轻的……

九三年金马巷嫁庄



五首小诗



■ 薛晶萍

（一）浪花

我的生命被装在大海里
如果你见到
浪花挑逗水平线
那是我对宁静的
叛逆

（二）水墨画

苍老
挺拔
如果画你的背景

（三）琉琅

盛着梦幻 你
替流浪南国的人
淘锡
洗不去的是
银白的乡愁

(四) 街灯

你伫立
无视于脚底被风左右的
茅草丛
挺腰 日复一日
你的寂寞准时亮起

(五) 烛

他们劝我别斗气了
软弱如灰时
那家伙光亮依旧
“啊！”他们惊呼电流中断
我的对手昏迷 不醒
至死
我不认输



湖畔



■ 一 静

随一道光芒
我投影湖畔
等待一朵莲花开放
呈献一湖的风光

浮萍一叶漂
我坐在湖边画影
透明的水里根
暂时停在这里
掀起 四季 四季 四季 四季
东方的漩涡
向四方扩大
喷射水花

悬挂的露珠
锁尽树叶树叶的倒影
一丝丝光芒 越过
掉落 掉落
粒粒诗情画意

时代步伐两代人

■ 章钦

夕阳红光斜照在崑崙山村，蜈蚣般的油棕叶，绿得闪闪发亮。

这片园坵本是胶山连绵，但是由于当年棕油价格节节上升，园坵老板就把胶树砍掉，种上油棕啦。

成业叔在这里开杂货店已经有卅多年了，说是杂货店也可，说是住家也可。店就在这片油棕树旁，屋顶锌片虽然多处已生黄锈；古旧木板也剥落斑痕，不过还能遮雨挡风。成业叔多次都想重建，但是想起这块地是大园坵的，也就此作罢。屋旁有一棵老胶树，树身粗壮得两人无法抱过，自从成业叔父亲中国南来落足，胶树就已长在这里，成业叔今年已经五十三岁，可想而知，那老胶树年龄有多高。

「亚成，给两枝朱律烟。」一个年迈赤身印度人弯着背走进店里。

成业叔从木架上取下一盒朱律烟抽出两枝递过给他：「山姆甘，你的孩子有回来吗？」

「年轻人不回来这里了，他们总是喜爱城市生活。」山姆甘揩了揩额上

汗粒，口中嚼着（槟榔莖叶），张开时，满口通红，脸上的皱纹那么密集。

这时，成业叔望壁上那帧八乘十的照片，照片有些转黄，镜框结上点蜘蛛网，那是成业叔的全家福；除了夫妻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已婚住在吉隆坡，老二也成婚在怡保，只有老三福明尚未成婚，住在檳城。女儿全已出嫁。这时他把眼光移到窗外的老胶树，他又想起那廿多依格胶园，全都是刚开割的树，那天老二从怡保回来时，劝他把胶园卖掉，搬进城市一起住。

「山姆甘，你看我的儿子，三个全都不回来帮忙，还劝我把胶园卖掉，唉！那些鸡鸭牛羊，那棵老胶树，还有老朋友，叫我怎样捨得这块土地呢！」成业叔深深叹了一口气。

「亚成，城市东西天天在变，你和我爱着这片土地不变。」山姆甘吐了一口烟微笑地应道。

「我们这块地也变了，以前这里是一片胶树。」成业叔指着窗外那片山坵，接着又道：「现在全都种

上油棕树，以前年轻人在这里出出进进，热热闹闹，现在每一间屋里都是老人家。」

「我和你傻瓜瓜地爱着这片土地。」山姆甘说着，裂开大口，露出几只黑牙。

「我就是捨不得这块土地。」成业叔发出一朵无奈的微笑。

× × ×

成业叔正在胶房里踏着胶片，妻子蹲在一旁洗着胶盘，那棵老胶树遮住中午的阳光，胶房四周显得一片阴凉。

山坵上，羊儿在油棕树下啃着草，小羊不时跟不上母羊，咩咩放声叫；鸡儿们在油棕树下翻着泥沙。此时，壁上的钟声咣咣敲了十一下。

「福明说今天回来，已经十一点了。」妻子对着丈夫说道。

「假期行车不容易。」成业叔把踩平的胶片摺起来。

「爸，妈。」外面就传来儿子的

叫声。

成业婶放下手中胶盘，往大门走去，见到儿子身边站着一位少女，怔住了。

「妈，她是我的女朋友，叫方美美。」福明见到母亲的神态即刻上前介绍。

「那是什么味道？」美美忙掩着鼻子，轻声对福明说。

「胶片的味道。」福明说着，一手搭在美美肩上，亲热样子。

「噁唷，嗅到都想吐。」美美推开搭在肩上的手，用手绢掩着鼻子。

「方小姐，山村地方就是那么脏，请坐。」成业婶见美美的表情，快口道。

方美美看见旧又黑的木凳，抽出面纸抹了抹才坐下。两粒大耳环吊在长髮两边，闪闪发亮。一件低胸T恤配着一条窄窄牛仔裤，胸前乳沟露出来，成业婶看了有点不自在。

「福明，你们今晚在这里过夜吗？」成业婶说着斟上一杯茶送到美美面前：「方小姐，请喝茶。」

方美美接过，不敢往口里靠，她见到一只只青头苍蝇四处乱飞，把茶杯放到木桌上：「谢谢伯母。」

「妈，我在双溪谷租了房，坐会儿要去拜访一位老同学。」说着往屋后走去。

「爸，我回来了。」

「回来就多住几天才回去。」成业叔把踩平的胶片放到树胶纹上，望了儿子一眼说道。

「爸，你这么辛苦做什么，又不是孩子养不起你，把那几十依格树卖掉，搬到城市和我们一同住。」福明双手拉高裤管，深怕胶房的水弄脏。

「卖掉那块地，不行，不行，我留下那么多血和汗，现在就不要它。」成业叔心头一阵抽痛。

「爸，为什么那么固执呢？这山芭地有什么好，吃住都不便。」

「你不要忘记，你们兄弟姐妹都靠这块地养大，那棵老胶树也看着你们长大。」成业叔一口气把话说完，心头顿时感到一阵舒服。

「这些话你和我们兄弟说过好几十遍了。」

「你们在外面要好好保重。」成业叔对孩子的话不作回答，他知道如果和孩子争论，始终是不欢而散。

「我们都长大了，放心吧！」福明听了父亲的话有点失望。

「明，你们年轻人有你们的理想，我老了跟不上时代，还是住在这块土地，爱这些胶树。」成业叔把胶片叠了起来。

「唉…爸……。」福明叹了一口气，看着父亲背有点驼，双手暴露条条青筋，满脸沧桑，也不再说什么了。

「明，你们兄弟都安康，我就放心了。」成业婶走了过来，拉住福明的手。

「妈，这里有一百元给你用。」福明把钱塞到母亲的手。

「不，不，留着结婚用吧！我们都老了，用不着那么多钱。」成业婶将钱推回去：「只要你们常常回来看我们就好了。」

「收下吧！我会常回来的。」福明说着又把钱塞回母亲手：「美美，我们走吧！爸妈，改天再回来看你们。」说着拉住美美的手步出大门。

当他们踏出大门，两只大黄狗凶猛对着他们狂吠，吓得美美抱住福明的肩膀。草地上四只鹅听见狗吠，也伸长脖子哦哦叫，更吓得美美不敢动弹。

此时，成业婶手中握着钱，空虚即刻涌上心头，她抬头望着门外的青山，片片的胶树，心在想，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呢！难道长大后就忘记这块地方，一点都不会怀念吗？她越想越心痛，眼泪立刻从眼眶掉下来，这些钱就能温暖我的心吗？她的手一松，钱轻轻往地上滑落。

「娘惹，你做什么？」阿米娜踏

入杂货店，见到成业婶的样子问道。
阿米娜今年七十二岁，在园坵割胶，
一住就是三代人，她看着成业叔结
婚生子，看着成业叔的父亲过世。

「阿米娜，现在青年都不喜欢山
村了，我的福明回来不到一小时又
说走了，只留下这些钱给我。」说
着蹲下身拾着一张张红色的十元钞
票。

「娘惹，时代在变，两代人的想
法也不同了，由他们吧！我何曾不
是和你一样。」阿米娜总是那么的
开朗。

此时，一阵山风吹了过来，把
那棵老胶树的叶子吹得哧哧沙沙，
不知是在叹气还是在欢笑？！



错爱



■ 许心伦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还要偷东西吗？」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隔壁走廊处又传来了阿珠的哭声及他的父亲的责骂声。

阿珠越哭越大声，仿佛大祸临头，要面对严酷的刑罚似的。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平时，阿珠的哭声不是这样的。

阿珠是一个很喜欢偷东西的小孩子，才五岁的年纪，成天到处溜达，脏兮兮、瘦巴巴的，还是一个小女孩呢。

阿珠没有很好的教养。她来自一个贫苦的家庭。阿珠的爸爸在我家隔壁租了二间房，是一名无业汉，有时去打打鱼，有时去做做散工，有时在树下搓搓麻将，有时在咖啡店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阿珠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平凡妇女，生了五个子女后，人老珠黄，

饱受贫苦生活上的折磨，还常常受到丈夫的要挟，拳打脚踢。

我就住在隔壁，因此，对他们这一家人的举动与吵吵闹闹的声量早已习以为常了。阿珠的兄弟姐妹常常在黄昏的时候开始哭哭啼啼。因为这时候，他们凶恶的父亲回家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每一个孩子一定要列队受审判。如果有谁在当天做坏事了，为人父亲的，就会抓来一条木板或藤条，不是鞭打孩子的脚板，就是抽他们的小腿，把他们打得像小猴子那样的原地乱跳。每天，我都会看到阿珠兄弟姐妹身上的瘀青与红色的藤条血印。这些「招呼」，都是家常便饭了。我真奇怪，阿珠的兄妹们为何不学好呢？为何总是喜欢与邻居的孩子吵架，偷东西，尤其是偷父母的钱呢？

× × ×

这天，隔壁传来的哭声有点异乎寻常。阿珠开始大声叫：

「爸爸，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不要拿！不要拿！」

我一惊，感觉非同小可，忙爬

上了搁在墙边的楼梯，偷偷的往阿珠的住处一望。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只见阿珠的父亲到厨房拿了一块砧板及一把切肉用的大刀。他把砧板放在桌子上，然后叫阿珠把左手放在砧板上。

阿珠吓得浑身发抖，哭叫声肝肠寸断，脸青唇白，眼泪如泉水直流。阿珠的姐妹缩在一旁，声声求饶，大呼小叫，吓成一团。阿珠的母亲跑前来要抢掉大刀，却给丈夫大力的推了一把，跌在地上。当时，这家人乱成一堆，正在上演一幕家庭悲剧。

我站在梯口上，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颗心，早已被吓得发麻，手脚也冷了半截。我心想：阿珠的父亲只是在下马威，吓吓孩子吧？一个父亲那里会忍心砍掉自己骨肉的手呢？如果砍掉了，他那里还是人？

想时迟，那时快。只听见一声刺骨的尖叫声。只听见「督」的一声。只听见作母亲的尖声惨叫。只听见兄弟姐妹们一阵哀号，一切都已成为定局。我是局外人，可是当我看到这一幕惨绝人寰的血案，

我也惊叫了一声，差点就从梯上滚了下来。我再定睛一看时，只见阿珠的尾指被砍断了一截，那截尾指正血淋淋的躺在砧板上。阿珠可能是痛傻了，只能抖动滴血不止的尾指而叫不出声来。心碎欲裂的母亲连忙找来一块布将阿珠的手掌包扎起来。

啊！可邻的母亲，她的心不知是不是也被砍了一刀？可邻的阿珠，她是不是一刀痛入心扉后再也不敢偷东西了？这种教育子女的方法真恐怖！天下竟有这种父亲？天下竟有以这种方式来教育子女的父亲！这个父亲，本身没有以身作则的好榜样，本身没有在子女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却对子女们作出这么高的要求。这种以血来作见证的教育，难道就是他的「爱」的表现？阿珠会怕吗？其他兄弟会以此作为教训吗？我无从明白。这血淋淋的一幕也只有我这个偷窥者是目击证人。

× × ×

事情过了半年，有一个晚上十点钟左右，我看见屋子后面铺在走廊上的锌板片不断的在滴着水。我疑惑之下忙叫了父亲来看个究竟。

正高喊之际，突然「碰隆」一声，在黑暗中，仿佛有一大重物跌落在黑暗的走廊上。我与父亲忙去找电筒。一照之下，锌板凹了一个大洞。再看看地上，什么也没有。刚刚不是有一件笨重的物体掉了下来吗？真奇怪？

这一阵乒乒乓乓声，引来了我们一家大小，隔壁的屋主及租房的阿珠的一家的张望。我们看着凹凸不平的锌板，面面相觑。大家猜想，一定是又有小偷来光顾了。照锌皮被破坏的位置来看，这个小偷是要来光顾我父亲的店的。现在，小偷及时的逃走了。不过，依照地板上的血渍来看，这个小偷一定是被割伤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就是研究不出来这个小偷是怎样逃出去的。他那有可能逃得那么快？后门前门都还关着的呀？说着说着，我看到阿珠的父亲睁着惺忪的睡眼，缓缓的下楼来，挤在人群中间问：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他的屋主望着锌板大骂道：

「如果给我抓到那个『合家铲』，我一定砍掉他的一双脚！」

阿珠的父亲面无表情的蹲在楼梯口。那个楼梯口离开这块凹了的锌板片只不过五步之遥。在他蹲下的当儿，我突然瞥见了 he 隐藏在沙笼下面的左腿膝盖处包了一大扎布，还沁着血丝。

我的心一亮，全明白过来了。

× × ×

十年后的一天，我遇到长大后的阿珠。她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虽然她的左手掌的尾指上少了一截。我从她口中得悉，他的爸爸已去世了。原因是酗酒过度，肝病死的。

× × ×

当年的教诲，对长大后的阿珠有没有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不敢问她，也无从知道。但是，对于她的生活环境，我却深表同情。她是在一个不健全及错误的引导下的环境中生存的。她年少时虽然不听话，常做错事，但是，并不必严重到必须付出一个小指头作为代价。他的父亲虽然要她悔改，但是，并不是以伤害子女的方式来管教。有一点我更不明白的是，为何一个这么着

重教育子女的父亲，自己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这真是矛盾又不可理喻呀！

这个父亲，贫贫困困，断断续续的终于把子女养育成人，却在教养上失败了。这个父亲可能在孩子面前树立了至高无上的威严，却在孩子心中失去了尊严。这一刀，肯定的让阿珠的父亲失去了一个孩子，也肯定的让阿珠永远怀恨这个父亲。

长大后的阿珠，会不会把这种教育方式搬到下一代的孩子们的身上呢？……



雨、落自上古

《禅之微型》

■ 雅波

一代云山牵别恨
千秋江水带离声



唐朝的雨亭，向晚。雨丝，绵绵。

如斯落魄，三番四次落第，榜上寻名皆虚空。醉卧荒亭君莫笑，举头尽是失意人。

（幽幽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花落尽，一生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晴也无雨……）

不知谁家小姐，竟也避雨至凉亭。

书生仰头看天，多少夜晚苦读，耗费几许岁月，总是攀不上青云梯路。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

那小姐总是垂着头，把时间垂老、扯长、坠至死静。

书生将望天的眼神缓缓收回，转睐向坐于亭子另一旁的她。

“噢，雨停了。”

她举头，似笑非笑，惊鸿一瞥的走了。

雨，何曾有停过？噢，人呢？

世态若空即清静
俗情一了便成灰

放榜时，志学因一科国语没考获优等，仍然没有考上。他已连续报考三年，接连三次都给刷了下来，考得他心字成灰，意字变冷，灰冷竟全取代了心意。

（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

野外那间荒凉残破茅屋，禁锢着一个已疯癫三年的女人。据说，当年她是在大学入学试放榜后而疯的。

每当夜晚，她都重复唱着同一首歌儿，听得夜行人毛骨悚然。

（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泊。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任多少深情，独向寂寞……）

志学觉得这首歌蛮熟悉的，忽远，忽近，如虚，如实，似真，似假。为了好奇，他大胆趋向茅屋。

“你终于来了。”疯女劈头就说。

“妳在等我？”志学猛吃一惊。

“我有说过我等你吗？”疯女反问。“这世界有那件事情是值得一等再等的？”

“妳唱歌很好听。”志学把话岔开。

“等，永远都要我等。雨落，等雨停。雨停，又等雨落。那一个是起站，那一个又是终站？我喜欢落雨，又讨厌落雨。”疯女喃喃自语，把话头重新取接。等，等出世，等长大，等读书，等考试，等落第，等老，等病，等死，又等生……”

“妳唱那首是什么歌？”

“我几时有唱过歌？”疯女怒瞪着眼。

“我看见妳嘴巴在动。”志学忙辩白。

“你的嘴巴也在动呵，难道你也是唱歌？告诉你，这首歌不是唱的。”

“不是唱的？”志学搔一搔头。

“唔，是我带来的。”疯女说得一本正经。

“从什么地方带来？”

“那个地方好遥远，要走很长很长的路。”疯女紧闭着眼。“只要是落雨天，我就不会迷途。”

“为何要选择落雨天？”

“落雨天，路滑，好走。”

“妳不怕摔交？”

“怕摔交就不用走路吗？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知摔交是一种魔考。”

“妳不是人吗？”

“我有说过吗？”疯女背着脸，陡地笑得抖颤颤。“我只喜欢雨，那向晚凉亭的一夕雨。”

（人随风过，自在花开又花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欲免烦恼须忘我

各有前因莫羡人

志学：大师，我常梦见落雨，听见同一首歌曲。

大师：多久的事了？

志学：如果是说感觉，那已是很久很久的事啦。

大师：善哉，唐朝的雨，何必带到现代红尘来。

志学：大师怎知是唐朝的雨？

大师：你不是说很久很久的事吗，老衲只是打个比方。

志学：那歌呢？

大师：一样罢。

志学：请帮忙我忘记那雨与歌。

大师：你能忘掉自己吗？

志学：很难。

大师：很难并不代表不能。尝试去做罢，不然，谁也帮不上忙。

志学：为何我会对一些事情念念不忘？

大师：大概是别人欠你的东西没还，也可能你欠人家的没还。

志学：我没欠人家什么。

大师：很难说呵，也许有些东西微小到连你自己都记不起来。

志学：什么微小东西？

大师：譬如说，一抹眼神、一唇浅笑、一个照面，都是注定的因缘呵。

志学：不经意的事怎可当真？

大师：那是缘，不是真。

化化轮回看化化

生生转变再生生

志学不想再浪费时间于考试上，他进入私人专科学校就读。他不相信自己会永远与成功绝缘。其实，成功的定义多得是，何必苦等一纸“御用文凭”。

在候车亭，无端端的落起雨来。

（幽幽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花落尽，一生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晴也无雨……）

“小姐，妳也会唱这首歌呵？”志学诧异的凝视着车亭内一位陌生少女。

“你也喜欢？”少女反问。

“还有雨天。”志学补添一句。

“你怎知道？”语音宛如雨珠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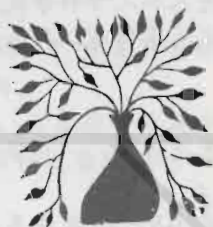
“落雨天，路滑，好走。”

“让我想想，我好像在那儿听过这句话。”少女使劲敲着头。

“在雨亭？”



闯关



■ 金贝

(一) 怎会闯进死门关

我的父母亲都长得肥胖高大，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体型都像父母，性格和爱好也像父母。

父母平日用钱非常慷慨豪爽，我们都是父母的儿女，一切生活习惯都会受着深深的感染和影响。我们身上只要有点钱，定会大方地挥霍使用，从来不喜欢学一学节俭的美德，认为大吃大用就是人生的享受。大家往往在用钱时失去了预算，单凭一时的高兴，很快就把钱用尽。然后再慢慢地苦思量，用尽心思去找补救的方法。

父亲原本在××保险公司工作，他有一等的口才，平日相当勤奋，到处去招徕生意，他只要赚得额外收入一大笔，母亲定会杀鸡杀鸭，买美酒和汽水，大事庆祝一番。一顿大餐后，人人都吃得脏满肠肥，捧着肚，懒洋洋地坐在风扇底下，乐呼呼地看电视节目。母亲常说：“钱财是身外物，用了会自然来。”她还说：“人生几十年，要趁早享受享受。衰老时，想要吃，牙齿都掉光了！”

有一次，父亲出了事，××保险公司经理带着保安人员找上门来，并给父亲一个“盗用公款”罪名。

我好担心父亲的安全，一直向母亲追问父亲的下落。最先母亲不肯吐露半点消息，逼于我的苦苦哀求，母亲才肯说出真相。原来父亲早已逃到沙巴去。母亲同时说：“不用为你父亲操心，他身上还有钱，绝不会饿死异乡。再过一段日子，他会回到我们的身边。”

于是我什么都明白了，父亲是全靠他的精灵而逃过这一关。我非常佩服父亲的本领。事发前，家里添置了很多新东西。卧室都装上抽风机和风扇，家私全换过新的，还买了洗衣机、冰箱和吸尘机，连大厅都经过一番华丽的装修。

原本是温暖的家，如今成了东西两相隔彼此都牵肠挂肚。

不久，我们的经济有了问题，母亲为环境所逼，只得去当佣工，两个姐姐再也无法继续念书，只好到制衣厂车衣以协助家计。大哥虽然在银行任职，但他要养妻和儿女。母亲有时还得典当金饰给我和弟妹念书。当年我真的好懊恼，常叹无法为家分担责任。

不幸的事，接二连三的到来，

大哥突然被革职，母亲受不了刺激，竟病了一大场。母亲病好时，正是大哥被判入狱的日子。母亲频频摇头说：“不中用的蠢才！盗用公款”这么难听的罪名，怎会套在我儿子的头上？”

“你父亲每一回都有办法逃过难关，你大哥就笨得这么可怜！”母亲还是非常不服气的说。

没多久，父亲的死讯从沙巴传来，蛟龙不得志，应是父亲一生的遗憾。那是有计划的谋杀案，让父亲长眠在沙巴。叔父寄来长长的信，把父亲遇害的情况详细叙述。叔父查问父亲到底与什么人结下深仇大恨。过后叔父每个月都寄钱来给我们读书。我真为父亲感叹：“怎么爸爸会闯进死门关？”

（二）一心要往上爬

从此母亲变得很坚强，无论遇上怎样强暴的风浪和抨击，仍是面容不改，半滴眼泪也不流。一天，母亲很激动地对我说：“你应要发奋图强，才配得上是你父亲的儿子。”

母亲给我的教诲，实在够激奋，我一向把父亲看作是江湖上的英雄，故很崇拜他。加上家里发生这么多的惨变，顿时令我成长了很多。于是我发誓要努力往上爬，立意把过去玩玩乐乐的生活改变，一心一意做个勤力的中学生。

我在名校念书，九号位剑桥毕业后，校长非常器重我，留我在母校服务。校长爱在人前称赞我；学生时代是高才生，办事能力强，人又够精灵。国语水准比人强，除了能写又能讲。我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所以校长委任我当体育主任。我最喜欢听人称赞，只要有人赞我，全身细胞都会成了生龙活虎。我一向自傲自大，自以为是为了了不起的人才。加上我平日抱负大，野心强，工计采、头脑灵活。我认为小教员的职位太低微。我要当领袖，做上司，让自己高高在上，许许多多的属下在听我的吩咐和命令，这样才能显出我的本领和威风。人有了地位和身份，走起路来，样儿多够神气。

我一向交游广，懂得钻营，门路又多，不用三两下手脚，很快就当上贵仁村学校的校长，那时是最得意的日子，因我的校长梦实现

了。

母校的校长到处对人说唱，抨击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不仁份子，一心栽培了我，提拔了我，却扬长而去，没有协助他把母校搞得更有声色。恩师对我虽是恩重如山，而我一心想要往上爬，定要把握时机，以免误了锦绣前程。

（三）施法威展才能

当我还未走马上任，脑子里早就有了全盘计划。掌管学校，主持行政，一定要依照名校的严格规律。事事从严执行，务实彻底改革过去不良的校务政策。

到任的第一天，我为自己大吹大擂的介绍，有些教员对我的身价大为赞叹，有些则抵着咀在偷笑，有些可不注重我的说话，无论如何，我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第一次教务会议，我向全体教员颁布必须遵行的规律：

1. 不可迟到和早退。
2. 不可随意请假或出外。
3. 学生的作业簿必须在第二天批改完毕，然后交给校

长过目签名。

4. 教员不可在上课时批改学生的作业簿。
5. 课室内不可放教员坐的椅子。（目的是要教员勤以教学）
6. 休息节，不准阅读报纸。
7. 不得在办公室高谈阔论，禁谈股票行情。
8. 不得随便使唤校工为教员做事。
9. 轮值教员在下课和放学时应即时执行任务。不准离开岗位。
10. " " " " " " ——。
11. " " " " " " ——。

接着我颁布一年的各级教学进度表，严令教员去实行，并规定限时举行各项学术比赛。

周会上，给学生宣布一系列的校规条例，训令学生必定要听从老师的指导和督促，违犯者则会受严厉处罚。

我当了校长，真是八面威风，随时可使唤他人。我是上司，我有权利做我喜欢的事。学生、教员、书记、校工和园丁都得听我的吩咐，

任我随意指挥和使唤。什么事只要指手画脚或下道命令则会有人任我为把事办妥。高兴时可对下属发脾气或是叱喝指责，不高兴时就呈摆架子或展露黑沉沉的火炭脸色。当校长真过瘾，架子摆足，威风凛凛。

当校长的好处还有很多：贩卖部的盈利全由我掌管。唯他精和其他新的饮料到学校售卖，好多佣金都送进我的袋子。常有魔术师或杂技表演都对我有好处。书局老板常来巴结我，邀我进餐馆，吃芽菜鸡时会开上好几瓶黑狗啤。学生课外作业簿只要有新版，我一定限定学生添购。这样老师和学生都得赶功课没有机会偷懒，我也会财源滚滚进荷包。

校长群里有志同道合的，我们只要额外大丰收，真个可夜夜享风骚。海鲜楼和夜总会都是我们享乐的去处，大鱼大肉吃得津津有味，香烟美酒尽情享受。最高兴的是朋友带着美妞到场，他们多数能歌善舞，韵味十足的夜宵，真个是不想回家走。

（四）付出心血，献出本领

当校长，要有真本领，对内对外都得有高明手段和圆滑的交际方法。学校的董事部，家教协会，校友会和地方上的社团都得与他们打好关系，每一个组织都会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做校长如果善于交际，懂得应酬，就能与校内校外人打好交道，使他们肯为学校出钱出力。

我人缘好，董事部和家教协会都非常信任我，任由我把学校搞得有声有色。对学校的行政和建设，我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只要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推动各项学术活动，董事部和家教协会从来不反对，对经济上的开支，也从来不过问。重建礼堂和食堂那年，我的得益很不错。

我对贵仁学校，确实有过很大的贡献。虽是短短的数年，我是付足了心血和精神，常年累月地为学校忙碌奔走，到处去为学校征求富商出钱出力，以支持贵仁学校的种种活动经费。学校主办了各科补习班、组织了鼓笛队、童子军、救伤队、舞龙和舞狮队以及武术初级班。学生们对各项活动都感兴趣，大家肯下苦工，各方面的成绩都有很好的表现。当学生在外与其他学校作

各种球类比赛，总是贵仁学校的学生赢得荣誉的成绩，为学校争光。每年学生参加政府考试，定有70%或80%的光荣及格率，于是校誉响当当，校长占尽了风光。很多不喜欢勤力工作的小教员，总爱在人前吐苦水，埋怨教学工作繁重，攻击我对他们苛刻尖酸。他们越想偷懒。我的特击行动就越紧，管他们辛苦不辛苦，只要校誉风光，我有面子，心中得意心里满足，万事单凭一道命令吧了。

（五）如何闯关

小教员多爱搓搓卫生麻将，我是有抱负，有眼光的男子汉，从来不把卫生麻将放在眼里，十元六元的小赌实在埋没了我的天才。我还没当校长时，已欠下高利贷二十多千的赌债。我虽然搬了家，那群高利贷的吸血鬼竟找到校长室来。身上没钱时，迫得向小教员或校工请求协助解围，才把吸血鬼打发离开。最令人难堪的就是丑事千里传，连半个教育界的人都晓得我是最好赌的一名校长，是债务满身的穷汉。

一次，已是深夜，我还在一间地下赌场大赌特赌，当时连场得胜，

赢得三四千元。凌晨三时，一人单独坐着摩多赶回家。不幸半路遇上三条大汉，将我身上的钱全部抢劫清光。第二天，报上却把我的大名刊登，当时真后悔去报案，丑闻一再千里传，我的名声更加响当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还得厚着脸皮出来走动，再与各路英雄打交道。

我平日“吃水太深”会耍手段设了一个避难所，又再设第二个安全区。每一回都很幸运的跳过难关。唉！上得山多终遇虎，纸又如何包得住火呢！风头火势太紧啦！幸亏朋友通风报讯，不然我可无法冲闯万重难关。董事部和家教协会要联合开紧急大会，商量如何对付我的贪污。为了闯大关，我冒着狂风暴雨，赶夜逐一拜访董事长和家教协会主席，恳请他们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好让我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董事长和我的交情原本很深厚，他一向慈和待人。我一路上都在推想着，我有把握说服他放我一马。可是我们一见面，董事长即板起铁青严肃的脸，一本正经的说：“全是社会热心人士的捐款，你竟这么大胆把钱吞光！”“已经过了半年，

你还没把童军制服费交清！”“学校并没有购进三千元的乐器，你的账单从何再来？”董事长很不客气的说。

“我欠人的钱太多，家里负担太重。”我实觉得委屈，竟惨得要在人前诉苦，多没光采的事。

“我们实在太信任你！”

“除非你在这个星期把账目还清！”

“我实在没有钱，请您代我向大家求情！”我多么不中用，又要在人前低头。

“这是公家的事，一定要开会商量。”

.....

我知道大祸来临，不得不赶夜争取时间。雨下得比原先更大，路上又滑，我就在慌乱里糊里糊涂跌了一交，幸亏还爬得起，但心里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到了家教协会主席的家，心神稍为镇定。还好，主席还没有关门睡觉。

我手上有太多的钱，什么赌博都爱上。马场、股票行和云顶我都常去。最近我的股票都炒焦了，急得没有办法应付，又再动用公款。人人有了邪念，定会想出邪招。种种邪招，都有漏洞。人只要做了亏心事，梦里都是紧张恐怖的镜头。

这两天风声特别紧，查账人员一点不放松，查足了整整的两天，我每个晚上都在做恶梦，大惊小惊一齐来，这种精神压力可真要命。我虽然做好了种种准备，把后路铺好，唉！我这老姜不一定有办法，我多么担心有一天会让人吊起毒打，被关在囚车赶去游行示众。

花花世界给我太多的引诱和迷惑，不走邪路，那来种种奢华的享受。夜是静，我的脑子还不愿清醒。对！明天去替她搞出国手续，把年轻的妻子送去美国。

“龙妹，你真的要听话，我们的房子和汽车都押了给银行，以后怎么办？”

“只要你在外国苦斗几年，我就有翻身的日子。”

“高利贷的利息好可怕！你要和我并肩闯关！”

“我随时会被人抓去坐牢的！”

我三寸不烂之舌滔滔的讲，龙妹的泪水如注地流出。她没有点头答应，我急得心在焚烧。女人还是女人，软弱则是软弱。

第二天我终于把她送上出国的飞机。

龙妹在美国足足呆了五年，每个月都寄好几千元回来。

朋友问我龙妹什么时候回国，凭良心说，她不回来，我不是更自由自在吗？我每次写信给她都提醒她别忘了把钱寄回家。

20/12/90年初稿

12/08/93年重修

世道



■ 田流 (新加坡)

这是正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三十一号。

大清早起床，洗盥完毕，从厨房走出，踏上客厅上的地毯。彭崩文不经意地抬头一望，只见墙面上他那逝世数年的妻子遗像，影中人的那一对含有无限忧郁的眼睛，老对着他的一举一动瞄视。他不禁心头一沉，仿佛有一股怨气，打从胸腔内喷出口外。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你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呀，小翠！……”

垂下了头，他穿了衣服和鞋子，计划好了下楼到车房去，开了车子到小食店吃早餐，然后看看报纸，再悠然地上班去。

没料到来到他工作已有七、八年长的半官方机构的办公室里，彭崩文赫然望见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封了口的长型信封。

他心情紧张地拆开信封一看！——脑际顿如被击了一下闷棍，一时还真的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及后他坐定了再细读那封有关当局宣布开除的密函，他可睁大了双眼，呆了好久好久。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呢？”彭崩文追问他自己：“我究竟做错什么事呢？”

他没法想得通。

因为，那密函中只是简简单单地通知他，从明天开始，他可以不必再来上班了，且指定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他的办公室打理清楚，不得留下任何私人的用物。

没有批评，也没有指责，彭崩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开除了！

当天的整个上午，他打了好多次电话，也想尽了很多办法，一直要求会见他的上司——密函的签署人，然而不得要领，上司的女秘书答覆说，决定撤彭崩文职位的有关人物，不是出国公干，便是在外出席重要会议，总而言之，彭崩文的丢职，已经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那女秘书还透露了几句话。

“Mr. Pang，你的事情已经酝酿好些日子了，上头並不是匆匆忙忙要撤掉你的职位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彭崩

文又急又怒。

“对不起！”女秘书冷冷地回答：“无可奉告。”

彭崩文的上司William Lee，毋论在政坛上还是在工商界，都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七、八年前提拔彭崩文，从一个文员逐渐擢升为可以掌管好几个部门的Head Officer，全都是靠William Lee的一纸公文，下令要一些部门的属下，都得听从或遵守彭崩文的指示去办事。

其实，彭崩文自身不曾检讨过，打从他身居高职之后，他那目空一切的处世态度，已招惹同事普遍上的不满，年来又不住地徇私搞“裙带风”关系，尽量罗致一些亲信，在他属下的各部门工作，为此，每逢年关佳节还是他的诞辰什么的，他能收到不少贵重礼物自不在话下了，而导致他这么突然给撤职的要因，是他开罪了一名高级书记，他事先没调查清楚，这名书记的老爸，跟William Lee却有八拜之交。凭着这书记的投诉以及他提供有关彭崩文的多项情报，上头的理事要员，几乎都同意让彭崩文“卷被盖滚

蛋”！

丧偶不久又不幸失了业，彭崩文的精神猛遭严重的打击，还好他的亡妻，生前结识了一名甚有义气的腻友张上乐——多年前应算是一个活跃于工商界的女强人，她不仅交游广阔，人缘也好，既近退休年龄时，那驰名金融界的“红龙”集团，仍旧让她享受一份“太平粮”，继续邀她担任顾问之职，理由是“红龙”集团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张上乐在她年青时可倾付了不少的心血与精力。早年她服务于教育界，就下定了“终身不嫁”的决心，专心一意为培育下一代而贡献了她大辈子的青春。“红龙”集团洪董事长的几名子女，都是在她孜孜不倦地教导下，个个成材，不是医生、律师，便是工程师，至少也是能独当一面的行政人才。

“红龙”集团的董事长早在几年前，特以重金礼聘张上乐担任顾问一职，可花费了不少情面与口舌，要不是张上乐因为一宗车祸而伤了右腿，行动不便的话，她是不愿离开教育岗位的。

眼见老友丈夫彭崩文，正在

失业的浪潮里飘浮，她张上乐义不容辞，只消一个电话通知洪董事长就让彭崩文有了个上“红龙”集团人事组面试应征的机会。

两星期后，彭崩文就正式在“红龙”集团的总公司上任了，职位是贷款部的襄理。有了一回被“突然解雇”的经验，彭崩文这回可学乖了，对待属下格外亲切，对待上司也特别尊敬。不消六个月时光，他就升任该部门第一副总经理了。

很少人知道，大力推荐彭崩文升职的“幕后人”，正是董事长的女儿洪娟娟，她在贷款部是个举足轻重的要员，虽然没有正式职位的名份，连总经理也要让他三分。集团里的同事都晓得洪娟娟是“红龙”洪董事长的掌上明珠。

那是彭崩文的造化，一次在同乘电梯时，突然电流中断，他和洪娟娟被困在电梯内，足足四十分钟才给解救出来，两人在黑麻麻的电梯厢内闲聊了许多话，兼以互相安慰。

洪娟娟觉得彭崩文的仪表、谈吐、态度都很温柔、潇洒。另一方

面也打听到他在“红龙”的工作表现相当尽职和勤快，就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里通知他的老爸洪董事长，迅速给彭崩文调任较高的职位，老爸欣然应允了。彭崩文还诚意邀洪娟娟共享了一顿丰富的午餐。

地位提高了，彭崩文对他的恩人张上乐却日渐疏远。集团里已有不少同事，对彭崩文那种“过桥抽板”的手段，曾有好些非议，可惜的是张上乐年届花甲，跟洪董事长同样地都犯有年迈懵懂、耳聩眼花等毛病。趁着洪董事长宣布荣休的两星期后，那曾经被洪老人家高高抬举的张上乐，突然接到一封被解雇的密函，内附有六个月的“特别津贴”的一张支票，支票和密函的签署人，正是同事们多始料未及的彭崩文！——这种情况正和年前彭崩文被他的上司William Lee开除他的职位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批评，也没有任何指责，张上乐竟然接到；这一个给“炒鱿鱼”的大信封！

消息传到张上乐的友好们那儿，大家都为张上乐打抱不平，声言要向“红龙”集团的上层人物提出投诉。可是，张上乐却冷静而又无奈

的喟叹道：

“算了吧，反正自己也已到达退休年龄了，这年头，忘恩负义的人多，念情顾义的人少；恐怕这就是二十世纪末的世道吧！”

“这，这是为什么呢？”跟张上乐比较有交往的知己老瑞气忿忿地追问道：“为什么呢？”

“不必大惊小怪！”张上乐幽了一默；“事实上是这样，在「红龙」机构里，我是诚诚恳恳地把人家介绍进去，人家却阴阴险险地把介绍出来！如此而已。”



◎ 新书介绍 ◎

布 扇

作者：朝浪

文体：新诗

定价：RM4.50

邮购处：45 Jalan Pasar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血 树

作者：冰谷

文体：新诗

出版：大马作协

定价：RM6.00

邮购处：75 Pej. Pos RP 90500 Sandakan, Sabah.

大 水

作者：方路、雅波、驼铃、章钦等

文体：微型小说集

出版：南大校友会

定价：RM6.00

邮购处：74 1st Floor, Jln Jejaka, Tn. Maluri

Jalan Cheras 55100 Kuala Lumpur.



。稿约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漫画还是戏剧；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请您把稿件寄至：

《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订阅单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中	
		第	期至第	英	
		第	期至第	中	
		第	期至第	英	

附启：每期马币二元，五期十元，另加邮费二元，
共十二元正。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
并志明付予：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送寄：75, Persiaran Keled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本
● 刊；如果您已经订阅，请继续介
● 绍亲友，共同负起文学保温工作，
● 感谢您的支持！

• 编委

《清流》文学双月刊 第十七期·一九九四年二月·

编辑顾问：小 曼 方北方 韦 肇 田 舟 年 红
何乃健 陈政欣 姚 拓 驼 铃 温任平
傅承得 黄戈二 云里风 吴 岸 甄 供

主 编：岳 衡
编 委：一 介 紫梦羚 良 木 郑可达 崔 冰
郭绪益

校 对：子 宁

督 印：臻 杰

出版准证：KDNPP6767/1/94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售 价：每本马币2元

编 辑 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Perak.

承 印 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05-547071

桂蘭皆毓秀



蘭桂競騰芳

董事經理李桂蘭

李商業印務有限公司

華文打字中心

PERCETAKAN LEE SDN. BHD.
LEE TYPEWRITING CENTRE

怡保惹蘭拉渣母沙亞芝 (安德申律) 九十一號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 547071, 509812

本	中	打	名	熨	承	社	紀	柯	價	歡
號	巫	字	片	金	印	團	念	式	格	迎
承	英	排	印	襟	各	學	特	印	相	惠
接	文	版	刷	章	類	校	刊	刷	宜	顧

Typesetting Services in Malay, Chinese, English.
Offset Printing, Gold Foil Stamping, Association & School Magazine.
All Are Welcome & Prices Are Moderate.

摄影家 符国建

符国建乃我国摄影界杰出人才。由于父亲是位人像专业画家，符氏自幼在艺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学生时期，符氏就对摄影发生了兴趣。较后配合客观条件，开始参与吉隆坡影艺协会的活动。在老前辈的指引下，逐渐掌握摄影技巧。之后，符氏将自己的兴趣引向职业，从事摄影工作。

对于摄影艺术，符氏强调作品必需明确地表现主题、表达方式需扣人心弦，从引发心灵之共鸣，达到对真善美的追求。符氏也认为从事艺术创作，需要在表现手法上寻求突破与创新，不断提升艺术水平。

符氏现为大马摄影总会副会长、霹雳摄影公会会长及怡保Y.M.C.A. 影艺俱乐部顾问。符氏曾考获许多国内外摄影文凭，并荣获无数摄影比赛优异奖项。



封面简介 — 《援》

1988年7月31日北海码头发生了一宗举国哀痛的惨案。符氏是整个悲剧过程的目击者之一。当时现场一片哀号悲鸣、愁云惨雾、混乱狼藉……符氏隐隐感觉到为摄下现场情景的重要性，在强烈的艺术力量感应下，迅速摄下许多现场悲剧镜头。在按下快门的刹那，符氏为历史提供了见证，更为罹难者家属日后的诉讼提供了铁证，为永远逝去的人们讨回公道……

患难见真情。惨案现场人们不分种族与宗教，齐心协力地奋力抢救，发挥了互助友爱的崇高精神，也反映了人们在危难中所迸发出的善良本性，符氏就以其中一帧感人的作品，参加1991年亚细安民族亲善摄影比赛并荣获绿野金牌奖。